

- [25] CHIU Y C, LI Y F, WU W C, et al. The amount of television that infants and their parents watched influenced children's viewing habits when they got older[J]. *Acta Paediatr*, 2017, 106(6): 984-990.
- [26] LUNG F W, CHIANG T L, LIN S J. Parental mental health and child development from six to thirty-six months in a birth cohort study in Taiwan[J]. *J Perinat Med*, 2009, 37(4): 397-402.
- [27] LUNG F W, SHU B C, CHIANG T L.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childrearing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t 6, 18 and 36 months: a Taiwan birth cohort pilot study[J]. *Child Care Health Dev*, 2011, 37(2): 211-223.
- [28] LEFTWICH H K, ALVES M V. Adolescent pregnancy[J]. *Pediatr Clin North Am*, 2017, 64(2): 381-388.
- [29] WU W Y, LI C R, KUO C P, et al.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orn to adolescent mothers in Taiwan [J]. *Ital J Pediatr*, 2016, 42(1): 80.
- [30] KUO C P, LEE S H, WU W Y, et al. Birth outcomes and risk factors in adolescent pregnancies; results of a Taiwanese national survey[J]. *Pediatr Int*, 2010, 52(3): 447-452.
- [31] GROTH S. Are 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 recommendations for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appropriate for adolescents? [J]. *J Obstet Gynecol Neonatal Nurs*, 2007, 36(1): 21-27.
- [32] LUNG F W, CHIANG T L, LIN S J, et al. Urban and education disparity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Taiwan Birth Cohort Study[J]. *J Autism Dev Disord*, 2017, 47(3): 599-606.
- [33] LUNG F W, CHIANG T L, LIN S J, et al.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has no associatio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the Taiwan Birth Cohort Study[J]. *Autism*, 2017, 22(3): 377-384.
- [34] LUNG F W, CHIANG T L, LIN S J, et al. Advanced maternal age and maternal education dispari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 *Matern Child Health J*, 2018, 22(7): 941.
- [35] LUNG F W, SHU B C, CHIANG T L, et al. Parental concerns based general developmental screening tool and autism risk; the Taiwan National Birth Cohort Study[J]. *Pediatr Res*, 2010, 67(2): 226-231.
- [36] LUNG F W, CHEN P F. Predictive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 and the 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 with the Taiwan Birth Cohort Study instrument [J]. *Psychol Rep*, 2012, 111(1): 83-96.
- [37] LUNG F W, SHU B C, CHIANG T L, et al. Predictive validity of Bayley scale in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t 6-36 months[J]. *Pediatr Int*, 2009, 51(5): 666-669.
- [38] LI Y F, LIN S J, LIN K C, et al. Growth references of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the Taiwan Birth Cohort Study and compared t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rowth standards [J]. *Pediatr Neonatol*, 2016, 57(1): 53-59.

收稿日期: 2018-03-01

性少数群体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危险和保护因子

郭凌风¹, 刘文利^{1,2}

1.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B 844.2 G47 G 455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9)01-0156-05

【关键词】 暴力; 危险因素; 健康教育

校园暴力是发生在校内外, 学校组织的活动及其他所有与校园环境相关的暴力行为, 方式包括躯体暴力、言语/情感暴力和性暴力, 校园暴力可能发生在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以及校外人员与校内人员之间^[1]。校园欺凌是一种系统性的权力滥用, 欺凌行为的主体是一群或单个学生, 对特定个体或一群学生采取重复且长期的负面行动^[2]。

校园暴力与欺凌会对所有学生造成伤害, 而在关注这个问题时, 性少数群体常常受到忽视。性少数群体(LGBT)主要是指性倾向为同性恋、双性恋和性别认同为跨性别的人。因为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等原因, LGBT 群体成为校园中易受暴力与欺凌侵害的弱势群体。

以往对 LGBT 群体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到恐同、偏见和污名等因素带来的风险结果, 忽略了社会文化中的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危险因子是指可能导致、诱发危险事件或加剧风险结果的因素; 保护因子是指能够预防、干预危险事件的发生, 或提高个体面对危险事件应对能力的因素^[3]。

【作者简介】 郭凌风(1994-), 男, 四川乐山人, 在读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性教育。

【通讯作者】 刘文利, E-mail: liuwenli@bnu.edu.cn。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9.01.044

1 关注 LGBT 群体在校园暴力与欺凌中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的必要性

1.1 LGBT 群体所面临的校园暴力与欺凌 LGBT 群体不仅会经历异性恋群体遭遇的多种形式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如踢打等躯体暴力、恐吓羞辱等言语/情感暴力、性骚扰等性暴力和孤立排挤等间接欺凌以及网络欺凌,还面临着异性恋霸权文化、性别刻板印象、对性倾向的污名和偏见以及不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性别表达压力^[4-8]。其中恐同是导致 LGBT 群体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的一个重要原因,恐同是指针对 LGBT 群体负面的信念、态度、刻板印象和行为^[9]。

校园暴力与欺凌导致的负面影响,如自杀倾向和抑郁症状,对 LGBT 学生的影响普遍比异性恋学生严重^[3,10]。魏重政等^[11]对国内 751 名 LGBT 学生进行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欺凌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40.9%曾在学校听到难听绰号,34.6%受到过言语伤害,21.9%被孤立,6.0%受到身体伤害的威胁。不仅 LGBT 学生会受到恐同欺凌,一些异性恋学生基于性别表达也可能遭遇恐同形式的暴力与欺凌^[12]。

在不同学习阶段,LGBT 学生均遭受着校园暴力与欺凌,其中所有阶段的学生都受到了超过 30%的言语伤害^[11]。虽然针对 LGBT 学生的校园暴力与欺凌也存在地域差异,但各个地区的 LGBT 学生都表示曾或多或少经历过不同形式的校园暴力与欺凌^[13]。

1.2 关注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对全体学生的意义 关注校园暴力与欺凌对 LGBT 学生的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有利于预防和干预校园暴力与欺凌,促进 LGBT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校园适应性发展,也有利于培养异性恋学生平等、尊重的价值观。当整体校园氛围得到改善和提高时,异性恋学生也将从中受益^[14],因为异性恋学生可能是暴力、欺凌事件的实施者、旁观者或对 LGBT 学生的支持者^[15]。

1.3 关注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对学校的意义 对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的关注有利于改善校园氛围。校园氛围在校园暴力与欺凌和学生发展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14,16-17]。Rankin^[18]发现,大多数大学教职工和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是恐同的,LGBT 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质量低于非 LGBT 学生,性倾向不明确的学生感受到的校园氛围最差^[12]。

目前,多数学校缺乏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资源。学校的教师与教职工对于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的认知、定性和处理能力都对该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有重要影响^[19]。对该议题的关注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教师与其他教职工进行培训,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2 LGBT 群体面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

2.1 危险因子 LGBT 学生遭受校园暴力与欺凌的维度广泛^[5],危险因子包括性倾向、性别表达等自我因子和偏见、污名、恐同等外在因子。

2.1.1 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是 LGBT 学生受到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重要原因。由于个体对服从主流的性别规范的压力非常高,不符合性别规范的个体经常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15]。同时,LGBT 学生为避免校园暴力与欺凌,可能会刻意表现出传统社会规范下的性别表达,隐瞒自己真实的性别表达,增加了日常压力,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如焦虑和抑郁水平提高^[20]。

2.1.2 偏见、污名和恐同 基于偏见带来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往往被人忽略,它是一种潜在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形式,因此干预难度更大,危害比一般性的校园暴力与欺凌更强,对个体成年早期的心理健康状态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也更深^[6]。并且,偏见和歧视也不利于建设积极校园氛围和达到良好教学效果^[21]。有研究发现,LGBT 群体的问题行为和心理问题比异性恋群体严重的原因与基于性倾向的偏见和歧视有关^[22]。

污名增加了 LGBT 群体遭遇暴力与欺凌的风险,不同程度伤害了该群体的心理健康^[4,8],并导致问题行为的加剧^[23]。如对同性恋关于性别表达(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污名,导致男同性恋学生会刻意表现出传统社会规范下的男子气概^[24],与 LGBT 学生保持社会距离,以避免被人误会自己是 LGBT 群体中的一员,加剧了 LGBT 学生遭遇孤立、暴力和欺凌,并强化了恐同的校园氛围和基于性倾向的污名^[25],而受害的男同性恋者也可能基于文化对男性气质的要求,羞于求救^[26],或参与到暴力行为中,以掩饰自己的性倾向^[27]。

2.1.3 消极校园氛围 校园欺凌和积极校园氛围负相关^[28],消极校园氛围会加剧青少年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事件^[16],其中 LGBT 学生更可能做出高风险行为(酗酒、嗑药和自杀想法与行为),并更加忽视自我关怀^[29]。

2.1.4 危险因子导致的风险结果 已有研究发现,校园暴力与欺凌会对 LGBT 学生造成心理健康问题^[6,11-12]、行为问题^[5-6]、校园适应性发展问题和学业问题^[3,6,29]。

LGBT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表现在抑郁和焦虑水平、自杀意图和自尊水平。在校遭受恐同欺凌的 LGBT 学生有更频繁的自杀想法、更低的主观幸福感^[6]和更严重的抑郁^[11]。LGBT 学生在经历校园暴力后,比异性恋学生有更严重的抑郁和更频繁的

自杀想法,且即便同性恋学生没有遭遇到直接的暴力与欺凌,仍可能因为校园中基于恐同的暴力与欺凌,担心被孤立,进而产生较严重的焦虑、抑郁^[12]。

校园暴力与欺凌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长远性。学生阶段遭受校园暴力事件,对成年早期的心理健康状况(抑郁、自尊水平和自杀想法)有很强的预测性,尤其是受到校园暴力的高频组被试在成年早期报告抑郁症状的人数是低频组的2.6倍^[5];另外,男同性恋在成长阶段受到污名和排挤,对日后的吸烟、酗酒行为也有预测作用^[30]。

经历校园暴力与欺凌的LGBT学生可能伴随着系列问题行为,如自杀尝试、物质滥用和不安全性行为。遭受基于偏见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有更加严重的物质滥用行为和自杀尝试^[6];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频率越高,负面影响越大,高频组学生更可能进行不安全性行为,自杀尝试是低频组学生的5.6倍^[5]。与异性恋学生相比,LGBT学生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后,酗酒和物质滥用的行为更加严重^[12]。

校园暴力与欺凌对于LGBT学生学业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遭受基于偏见的校园欺凌的学生与没有遭遇过的学生相比,学业成绩差的人数比为1.68:1,曾有旷课行为的人数比为1.86:1^[6],校园欺凌与暴力对LGBT群体成年早期的社会适应性也有预测作用,由于校园暴力与欺凌事件导致学业失败、成绩差,生活中的选择和未来职业发展受到限制,个人潜能也受到压抑^[5]。除此之外,暴力与欺凌事件不仅会对学生不利,教职工的工作成就也受到影响^[18,29]。

在面对校园暴力与欺凌事件时,LGBT学生的问题行为是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应激反应或反抗方式,如旷课、逃学^[31],会进一步影响学业成就。当校园暴力与欺凌发生时,学校缺乏干预和支持LGBT学生的资源条件,会导致LGBT学生进一步被边缘化,对生活和学习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影响LGBT职员和教师的工作^[29]。

2.2 保护因子 面对校园暴力与欺凌,存在一些保护因子能够帮助LGBT群体去预防或应对,这些保护因子包括人口学变量(性别、成长环境、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学校教育、校园文化多样性与保障性制度、积极校园氛围和人际互动。

2.2.1 人口学变量 与性别有关的研究发现,相比男性,女性对同性恋的态度更为宽容^[32-36],更愿意和同性恋个体保持友谊和参加有同性恋学生参与的校园活动^[28],而且,相比和男异性恋交友,异性恋女性和男同性恋交友时感受到了更高的舒适度和更亲密的互动^[37]。另外,人们对女同性恋的态度最宽容^[34-36],女同性恋者受到的校园欺凌总分低于男同性恋者和跨

性别者^[11]。基于性倾向的校园暴力和心理健康状况也有性别差异:女同性恋者受到校园暴力的可能性最低,其次是男同性恋者,跨性别者最为严重^[13]。相比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有更少的负性心理健康状况和更积极的适应性表现^[5]。这些结果可能是因为社会文化更看重男性保持言行的性别一致性和体现男子气概^[5,26],认为女性更为柔弱,并且女性的亲密行为会让人觉得自然。

与成长环境变量有关的研究发现,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比城镇和农村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更为包容^[32],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的地域差异可能是受不同地域的文化、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13]。

与受教育水平变量有关的研究发现,学历高的个体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更积极^[24],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更友好^[28,31],所经历校园暴力和恐同言论的可能性更小^[13]。同时,大学毕业率更高且经济水平更高学区的学生更少听到“gay”用于负性语境^[13]。可能是由于学历越高,个体越能客观、全面地看待LGBT群体,进而更为包容和友好。

2.2.2 学校教育 研究发现,在课堂学习过同性恋知识的学生比没在课堂学习过相关知识的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更友好^[19,38]。另外,对异性恋学生进行有关同性恋的宣传教育^[39],或对大学生进行同性恋反歧视同伴教育^[35],也能够改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当个体对该群体的认知越全面,越有利于打破对LGBT群体的偏见和污名,态度就越包容^[38,40]。然而,大学生通过学校教育知道同性恋的人数比例极低^[32,38],原因首先是很少有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其次是学校教育者对LGBT群体的忽略和教育内容中相关话题的缺失。

在考察师生关系的研究中,与教师有更积极关系的学生,会更少报告校园暴力与欺凌等负面遭遇^[41]。当学生在师生搭配比例低(即人均1个教师带更多数量的学生)的学校时,更可能听到恐同言论^[13],原因可能是当师生关系融洽时,学生更愿意求助,教师也能更好地关注到并且及时干预。同时当1个教师管理的学生越少,越能够对校园暴力与欺凌进行干预。

2.2.3 校园文化多样性与保障性制度 在与学校文化有关的研究中发现,校园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了学校氛围的包容,学生更愿意和同性恋学生保持友谊或参与有同性恋学生参加的校园活动^[28]。

在与学校制度有关的研究中发现,学校的制度与学生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风险有关,学校教育制度和政策能够影响LGBT学生的在校经历和异性恋学生对LGBT学生的态度^[21]。当有制度性保障后,LGBT学生遭遇更少的恐同言论和欺凌事件,并报告校园氛

围是支持性和安全性的^[21],也会有更多的教师会在欺凌发生时进行干预^[20]。

2.2.4 积极校园氛围 生活在积极校园氛围中,针对 LGBT 学生的校园暴力与欺凌事件会更少,LGBT 学生会有更少的问题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12,16],并对学校有更高的归属感^[42]和校园依恋^[14],也有更高的学业成就、自尊水平^[17]和更少的问题行为、抑郁症状、自杀尝试和自杀意图^[16,25]。

2.2.5 人际互动 研究发现,通过实际接触了解到同性恋的大学生比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更积极^[32],在现实中和 LGBT 群体有过接触的个体对 LGBT 群体的态度也更为友善^[24,43]。

Poteat 等^[28]发现,更愿意与出柜后的同性恋保持友谊和更愿意参加有同性恋者参与的校园活动的个体更少涉及欺凌行为。Evans 等^[44]研究发现,和 LGBT 群体有了接触并观察过 LGBT 群体的 2 名异性恋参与者,在实验结束后,对 LGBT 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变得更加积极友善。Bowen 等^[40]在研究中提到,学生之间的互动可增加异性恋学生对 LGBT 学生的了解,有利于打破负面刻板印象,对 LGBT 学生产生更积极的态度,也能更加支持 LGBT 学生的权利。

2.3 双向因子 同一个变量或者经历,在不同的研究中,对于一批被试而言可能是危险因子,对于另一批被试而言可能是保护因子,如出柜^[3]。

2.3.1 出柜与性别认同 出柜有利于提高个体自尊^[3],对同性恋身份的积极态度和对同性恋身份能够怡然相处和高自尊与低焦虑/抑郁相关^[31]。但出柜也可能伴随更多的基于性倾向的校园暴力与欺凌^[3],尤其在男同性恋群体中,出柜可能引起他人的恐同,尤其经常参加同性恋活动的个体会遭遇更严重的同性恋刻板印象和偏见歧视,进而更容易成为施暴者的目标^[31]。而对性别身份的困惑或恐惧与抑郁水平正相关,与心理健康水平负相关^[45]。

2.3.2 参加 LGBT 群体的活动 在女性 LGBT 群体中,参加 LGBT 相关活动有利于对自身性倾向持更积极的态度,但参加更多的 LGBT 活动也和更高的焦虑水平与问题行为有关,因为这可能成为个体面对同性恋污名的应激方式^[31]。提示“参与更多的同性恋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当个体对性倾向有更为积极的态度时,参与更多的活动具有积极意义;反之,参与更多的同性恋活动可能把对自己性倾向持消极态度的 LGBT 群体置于更危险的情境(例如无保护性行为)。

3 对改善和干预 LGBT 群体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实践

3.1 招聘和保留 LGBT 学生、教职工 学校招聘和保留 LGBT 学生和教职工,明确表示对 LGBT 职员和学生的欢迎,LGBT 个体更可能公开他们的性倾向,当个

体不必花精力去掩饰性倾向时,能够提高在工作和学习上的效率和满意度^[18]。

3.2 完善制度保障 学校需提供清晰、安全、有效的举报不法行为途径,完善学校安全汇报机制,建立第一联系人,并提供解决 LGBT 相关问题的安全保障人员(如心理咨询师)来减轻受害者的痛苦和恐惧。

3.3 建立反暴力与欺凌的社团和安全区 建立反校园暴力与欺凌的社团,充分发挥社团文化的作用。研究发现,所在高中有同性恋异性恋联盟的 LGBT 学生校园归属感更高,并更少经历基于性倾向的校园暴力,有更少的不健康饮酒行为、更低的抑郁水平和更少的心理压力^[42]。

3.4 为异性恋和 LGBT 学生创造互动机会 学校可以给异性恋学生和 LGBT 学生安排互动活动,如体育比赛^[18],现实互动和接触可以打破对 LGBT 学生的刻板印象,减少污名^[28,40],LGBT 学生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友善和支持性的校园氛围。

3.5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的作用 学校可以整合 LGBT 议题,纳入相关课程教学,对 LGBT 群体进行客观全面的讲解,减少学生通过其他认知渠道而导致的对 LGBT 群体的污名和偏见^[19]。

在人类文化中,掌握权力的大众会有意无意地掩盖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少数群体的声音,就异性恋和 LGBT 群体来说,后者自觉不自觉地会被加强学习异性恋行为规范,“不同”会打破常规,而沉默会加强那些不同的个体屈从于大众规范^[18],因此,只有当 LGBT 学生在学校的可见度提高的时候,他们才能在校园发声。学校教育需要提供对 LGBT 学生支持性的措施来支援他们发声,并告知异性恋学生该群体的存在,传递平等、包容、尊重的观念,而最终受益的将是校园中的每一个人。

4 参考文献

- [1] 王声湧.直面青少年暴力,对校园暴力说“不”[J].中国学校卫生,2015,36(10):1444-1445.
- [2] 胡春光.校园欺凌行为:意涵、成因及其防治策略[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1):73-79.
- [3] RUSSELL S T. Beyond risk; resilience in the lives of sexual minority youth[J]. J Gay Lesb Issues Educ, 2005, 2(3): 5-18.
- [4] RUSSELL S T, FISH J N.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 youth[J]. Ann Rev Clin Psych, 2016, 12(1): 465-487.
- [5] RUSSELL S T, RYAN C, TOOMEY R B, et al.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dolescent school victim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young adult health and adjustment[J]. J Sch Health, 2011, 81(5): 223-230.
- [6] RUSSELL S T, SINCLAIR K O, POTEAT P, et al. Adolescent health and harassment based on discriminatory bias[J]. Am J Public Health, 2012, 102(3): 493-495.
- [7] WU J, KWOK D K. Attitudes towards sexual minorities among Chinese

- people;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J]. *Int Psychiatry*, 2013, 10(2):33-34.
- [8] WU J, KWOK D K.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s sexual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J]. *Int Rev Psych*, 2015, 27(5):444-454.
- [9] 张静, 郑丽军, 郑涌. 性少数人群的心理健康: 理论模型与研究取向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6):1021-1030.
- [10] LICK D J, DURSO L E, JOHNSON K L. Minority stress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sexual minorities [J]. *Pers Psychol Sci*, 2013, 8(5):521-548.
- [11] 魏重政, 刘文利. 性少数学生心理健康与遭受校园欺凌之间关系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4):701-705.
- [12] BIRKETT M, ESPELAGE D L, KOENIG B. LGB and questioning students in school: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homophobic bullying and school climate on negative outcomes [J]. *J Youth Adoles*, 2009, 38(7):989-1000.
- [13] KOSCIW J G, GRAYTAK E A, DIAZ E M. Who, what, where, when, and why: Demographic and ecolog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hostile school climate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youth [J]. *J Youth Adoles*, 2009, 38(7):976-988.
- [14] 鲍振宙, 张卫, 李董平, 等. 校园氛围与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3, 29(1):61-70.
- [15] UNESCO. School and bullying, global status report [R]. Paris, 2017.
- [16] 李董平, 何丹, 陈武, 等. 校园氛围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 同伴侵害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科学*, 2015, 38(4):896-904.
- [17] 杨雪, 王艳辉, 李董平, 等. 校园氛围与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企图: 自尊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3, 29(5):541-551.
- [18] RANKIN S. Campus climates for sexual minorities [J]. *New Dir Stud Serv*, 2005, 2005(111):17-23.
- [19] 王卫媛. 北京高校心理健康课程中的同性恋内容及效果调查 [J]. *中国性科学*, 2013, 22(8):86-104.
- [20] KOSCIW J G, DIAZ E M, GREYTAK E A. The 2007 national school climate survey: the experience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youth in our nation's schools [R]. New York, 2008.
- [21] RUSSELL S T, KOSCIW J, HORN S, et al. Safe schools policy for LG-BTQ students [J]. *Soc Pol Rep*, 2010, 24(4):1-17.
- [22] LEA T, DE WIT J, REYNOLDS R. Minority stress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ng adults in Australia: associations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uicidality, and substance use [J]. *Arch Sex Behav*, 2014, 43(8):1571-1578.
- [23] HATZENBUEHLER M L, JUN H, CORLISS H L, et al. Structural stigma and cigarette smoking in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sexual minority and heterosexual youth [J]. *Ann Behav Med*, 2014, 47(1):48-56.
- [24] LAU H, LAU C Q, LOPER K.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 about gays and lesbians: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and imagined contact [J]. *Int J Public Res*, 2014, 26(3):301-321.
- [25] KOROBOV N. Inoculating against prejudice: a discursive approach to homophobia and sexism in adolescent male talk [J]. *Psychol Men Masc*, 2004, 5(2):178-189.
- [26] JAVAID A. In the shadows: making sense of gay male rape victims' silence, suffering, and invisibility [J]. *Int J Sex Health*, 2017, 29(4):1-13.
- [27] BURNS M N, RYAN D T, GAROFALO R G, et al. Mental health dis-order in young urban sexual minority men [J]. *J Adoles Health*, 2015, 56(1):52-58.
- [28] POTEAT V P, ESPELAGE D L, KOENIG B W. Willingness to remain friends and attend school with lesbian and gay peers: relational expressions of prejudice among heterosexual youth [J]. *J Youth Adoles*, 2009, 38(7):952-962.
- [29] VACCARO A. Campus microclimates for LGBT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an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campus roles [J]. *J Stud Aff Res Pract*, 2012, 49(4):429-446.
- [30] PACHANKIS J E, HATZENBUEHLER M L, STAR S T J.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stigma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on young sexual minority men's daily tobacco and alcohol use [J]. *Soc Sci Med*, 2014, 103(6):67-75.
- [31] ROSARIO M, HUNTER J, MAGUEN S, et al. The coming-out process and its adaptational and health-related associations among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youths: stipul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a model [J]. *Am J Comm Psychol*, 2001, 29(1):133-160.
- [32] 傅晓龙, 苏宁穆其尔, 刘安琪, 等.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调查及实质研究 [J]. *中国性科学*, 2012, 21(1):22-51.
- [33] 梁又元. 北京高校学生对 LGBT 群体的认知调查及现象分析 [J]. *黑河学刊*, 2015(11):59-60.
- [34] 刘璟璇, 孙琳. 在校大学生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相关研究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 23(11):1700-1704.
- [35] 朱非, 严娜, 潘国华, 等. 大学生同性恋反歧视同伴教育效果评价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2, 33(4):400-402.
- [36] 闫凤霞. 大学生性别角色与同性恋态度关系研究 [J]. *青少年学刊*, 2018(1):39-42.
- [37] RUSSELL E, ICKES W, TA V. Women interact more comfortably and intimately with gay men-but not straight men-after learning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J]. *Psychol Sci*, 2017, 29(2):288-303.
- [38] 杜凤英, 张立军, 孙娜, 等.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同性恋认知的比较 [J]. *社区医学杂志*, 2014, 12(12):22-24.
- [39] 张月, 熊建萍. 同性恋的宣传教育对大学生态度改变的影响 [J]. *中国性科学*, 2017, 26(11):157-160.
- [40] BOWEN A M, BOURGEOIS M J. Attitudes toward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ollege students: the contribution of pluralistic ignorance, dynamic social impact, and contact theories [J]. *J Am Coll Health*, 2001, 50(2):91-96.
- [41] RUSSELL S T, SEIF H, TRUONG N L. School outcomes of sexual minority youth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tudy [J]. *J Adoles*, 2001, 24(1):111-127.
- [42] HECK N C, FLENTJE A, COCHRAN B N. Offsetting risks: High school gay-straight alliances and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 youth [J]. *Sch Psychol Q*, 2011, 26(2):161-174.
- [43] 刘艳, 张领豪, 申强, 等. 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同性恋群体态度研究 [J]. *中国性科学*, 2017, 26(1):133-139.
- [44] EVANS N J, HERRIOTT T K. Freshmen impression: how investigating the campus climate for LGBT students affected four freshmen students [J]. *J Coll Stud Dev*, 2004, 45(3):316-332.
- [45] KAPPLER S, HANCOCK K A, PLANTE T G. Roman Catholic gay priests: internalized homophobia, sexu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Pastoral Psychol*, 2013, 62(6):805-826.

收稿日期:2018-05-14; 修回日期:2018-06-29